

周易注疏卷第三

掃葉叢書



國子監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坎下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

注云丈人嚴莊之稱也為師之正丈人乃吉也

動眾无功罪吉乃无咎也

疏

正義曰師貞丈人吉无咎者師眾也貞正也丈人謂嚴莊

姚廣孝集

三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黃苗子郁風基金會贊助

姚廣孝集 三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〇一六年·北京

【作者簡介】

姚廣孝，長洲人，元元統三年（乙亥，公元一三三五年）生，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高后馬氏喪，太祖選高僧侍諸王，宗泐舉薦道衍。燕王朱棣與語甚合，請隨至北平，主持慶壽寺。太孫建文帝立，道衍遂密諫燕王舉兵，號曰勤王。四年後，燕王立，錄功第一，拜太子少師。復其姓，復髮，賜名廣孝。永樂十六年（戊戌，公元一四一八年）三月戊寅卒，年八十四。追贈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諡恭靖。姚廣孝是明初政壇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內容簡介】

《姚廣孝集》是《中國古典數字工程叢書》——《掃葉叢書》之《萬人集》中的一部。姚廣孝現存著作有《逃虛子詩集》十卷、《逃虛類稿》五卷、《獨菴外集續稿》五卷、《道餘錄》、《淨土簡要錄》、《諸上善人詠》等，約二十餘萬字。此次新輯詩文約三萬字。另外，史證《永樂大典》和《太祖實錄》均由姚廣孝總成其事。依照錢鍾書先生為本叢書設定的規則，《永樂大典》屬類書，正文不收，而《永樂大典凡例》和《太祖實錄》應同時收入新書《姚廣孝集》和《朱棣集》。《姚廣孝集》全書近一百四十萬字，可方便讀者重新認知和研究姚廣孝其文其人。

姚廣孝集卷八十一

明太祖實錄卷之五十二·洪武三年五月

洪武三年五月己丑朔 大將軍徐達分遣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而自將取興元。

○寧國衛指揮僉事陳德成從征西蕃。戰歿于岷州。上命有司致祭。厚葬之。仍恤其家。追贈德成指揮副使。授其子千戶。

辛卯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初。上嘗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編修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

壬辰 命工部製皮鞵給征北軍士。凡十四萬八千餘人。

癸巳 端午享太廟。

○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唐國寶等字以為名字。宜禁革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荅。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相犯者。悉令更之。

甲午 復置司農司。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省臣議復置司農司。開治所于河南。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二員。從之。

乙未 冊妃孫氏為貴妃。吳氏為充妃。郭氏為惠妃。郭氏為寧妃。達氏為定妃。胡氏為順妃。其儀。皇妃服九翬四鳳冠。翟衣九等。車輅用厭翟車。冊用鍍金銀冊二片。其長短闊厚與諸王冊同。盃飾以渾金。瀝粉蟠鳳。其用物裹覆。皆與諸王同。印用金龜鈕。其尺寸與諸王寶同。文曰皇妃之印。其餘制度皆與諸王同。匣皆飾以蟠鳳。前期一日。禮部官奉冊印進入。置于謹身殿御座寶案之前。冊東印西。侍儀司設冊禮使受制位于奉天殿橫街之南稍東。副使位于其西。俱北面。設承制官。奉節官。奉冊官。奉印官。位于副使之東北。西向。以北為上。設使副受冊受印褥位于受制位之北。南向以俟冊使受冊。副使受印。設典儀二人位于丹陛上之左右。傳贊二人位于丹陛下之左右。文武官對立位于丹墀兩旁。引班四人位于文武官之北。贊禮二人位于冊使位之北。皆東西相向。所司置龍亭於奉天門外正中。備儀衛。鼓吹以俟迎冊。即行。內使監令設使副位于內宮門之外。北向東上。設內使監令位于冊使之東北。西向。設贊者二人位于冊使之北。東西相向。設冊印案於贊者之北。冊東印西。內使設妃受冊位於本位庭中。北向。設冊印案于妃受冊印位之北。冊東印西。設內命婦諸親賀位於庭階之南。北向。又設妃受賀位於其宮之中。南向。設內贊二人位于妃受冊位之北。設引禮二人位于內贊之南。皆東西相向。其日。質明。文武百官皆朝服。引班分引序立于奉天殿丹墀之兩旁。東西相向。贊引引使副公服入。就橫街南位北面立。承制官。奉節。奉冊。奉印官及掌節者皆入詣謹身殿外。北向立以俟。內臣傳旨訖。掌節者持節。

奉冊官奉印官率執事者舉冊印案以行。奉節官掌節者前導。次冊案奉冊官後。從次印案奉印官後從。承制官押其後。至橫街南。以案置于使副受冊褥位之北。冊東印西。承制官。奉節官。奉冊。奉印官各就位西向立。掌節者持節立於奉節官之左。差退。典儀贊使副皆再拜。承制官詣使副前稱有制。典儀贊使副跪。承制官宣制曰。妃某氏。特封某妃。命卿等持節展禮。宣制訖。復位。典儀贊使副再拜。奉節官率掌節者持節詣冊使前。掌節者脫節衣以節授奉節官。奉節官以節西向授冊使。冊使跪受以授掌節者。掌節者受節立于冊使之左。奉節官退復位。贊禮引兩使詣受冊褥位立。奉冊官於冊案上取冊授冊使。冊使跪受冊興。置于案。奉冊官及冊使各退復位。贊禮引使副詣褥位北向立。奉印官於印案上取印西向授使副。使副跪受印訖。興。置于案。奉印官及使副俱退復位。典儀傳贊贊使副皆再拜。典儀唱禮畢。執事者舉冊印案出奉天門外。奉冊奉印官取冊印置龍亭中。奉冊奉印官退。贊禮引冊使押冊副使押印。持節者前導。儀衛鼓吹以次出。引班引文武百官退。冊印將至內宮門外。內使請妃服花釵翟衣引出閣。至本位宮中南向立。及冊印至。使副於龍亭中取冊印。權置于門外所設案上。訖。引禮內使引使副及內使監令俱就位立。次引冊使于內使監令前稱冊禮使某。副使某。奉制授某妃冊印。退復位。內使監令入。詣妃本位庭中躬言訖。出復位。引禮引內命婦諸親俱入就位。引禮引冊使詣內使監令前。冊使取冊以授內使監令。內使監令跪受以授內執事。引禮又引副使取印以授內使監令。內使監令跪受以授內執事。率執事者奉冊印以次入詣妃受冊位前。各置于案。冊東印西。引禮引妃降詣庭中受冊位立。侍從如常儀。內使監令率內執事取冊印以次立于妃之東。西向。內使監令稱有制。內贊贊妃四拜。內使監令宣制訖。

執事者取冊授內使監令。跪讀冊訖。以冊授妃。妃跪受冊以授內執事。執事者取印跪授妃。妃跪受印以授內執事。內贊贊妃四拜。內使監令出。詣使副前躬稱妃受冊印禮畢。使副還復命。引禮引妃升階就位南向坐。引禮引內命婦諸親以次賀。如常儀。禮畢。引禮引內命婦退。內使監令引妃謝皇帝皇后。並如宮中之儀。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豪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官監。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以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群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故即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恐其夤緣為姦。不利於國也。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丁酉 遣使告祭王國山川。以封建諸王也。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

○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敗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剌等于白海子之駱駝山。遂進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

○都督孫興祖及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龐禪等兵次三不刺川。遇胡兵力戰。皆歿于五郎口。

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率兵至落馬河。與元太尉買驢戰。死之。興祖。濠州人。剛毅有膽氣。初從上取和陽。在行伍中。無知者。比渡江。下毘陵。皆先登。遂以功授右都先鋒。克宣城宜興馬駝沙俱有功。又從取婺越舒池陽。敗陳友諒于龍江。陞統軍元帥。繼擣瑞昌八陣營寨。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鎮海陵。敵不敢犯其境。陞驃騎大將軍。大都督府副使。移鎮彭城。及大將軍取元都。上以北州重地。命興祖戍守。興祖至。紀律嚴肅。軍民安之。至是從大將軍北伐以戰死。年三十有五。事聞。上甚悼之。遣使往北平致祭。命配享于通州開平王常遇春祠。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封燕山侯。謚忠愍。孫虎。不知何許人。始來附時。遣從諸軍援池陽。下於潛昌化。安輯嚴州諸暨。以功授千戶。及克新城。取桐廬。皆與有勞。陞海寧衛指揮副使。嘉興盜起。虎領兵捕斬之。調征福建。及還。從大將軍征沙漠。戰死。詔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康安郡伯。

○山西忻州官安時敏。靜樂縣丞譚章等私通元四大王。陰洩軍中消息。欲為亂。事覺誅之。

己亥 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

于庭。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彼遊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眾。體予至懷。

○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安南占城。

辛丑 左副將軍李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胡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今自應昌往開平。報國喪。文忠即督兵。兼程以進。癸卯。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明日克之。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并獲宋元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筭。遣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師過興州。遇元將江文清等。率軍民三萬六千九百餘人來降。至紅羅山。又降其將楊思祖等一萬六千餘人。師還北平。遣人送江文清楊思祖等赴京師。

乙巳 建齋宮於圜丘之西。方丘之東。前後皆為殿。殿左右為小殿。為庖湑之所。外為都牆。牆內外為將士宿衛之所。又外為渠前為靈星門。為橋三。左右及後各為門一。為橋一。

丁未 詔行大射禮。初。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生及群縣學生員皆令習射。凡遇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官執事行大射之禮。乃命工部制虎中鹿中及諸侯卿大夫射侯等器。命禮部考定其儀。斟酌古今。煩簡適中。於是禮部奏曰。按周禮。大司馬之職。王大

射則合諸侯之耦。其屬有射人掌張三侯。司弓矢掌六弓八矢之法。服不氏掌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古大司馬。今兵部之職也。宜令掌之。其射鵠有七。虎鵠五采。天子射用之。熊鵠五采。皇太子射用之。豹鵠五采。親王射用之。豹鵠四采。一品二品文武官射用之。獐鵠三采。三品至五品文武官射用之。狐鵠二采。六品至九品文武官射用之。布鵠無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射用之。乏又名容。凡射時置於鵠右。執旗及待獲者以蔽身。設楅并韋。當射時。置于前以齊矢。設射中五。皮樹中。天子大射用之。閭中。天子宴射用之。虎中。皇太子親王射通用之。兕中。一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鹿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通用之。其職事。設司正官二員。掌驗射者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定耦。其中否。則書于筭。兵部官職之。司射二員。掌先以強弓射鵠誘射。以鼓眾氣。以武職官充之。司射器官二員。掌辦弓力強弱。分為三等。驗人力強弱而授之。工部官職之。舉爵者。掌以馬湏。授中者飲。光祿寺官職之。請射者。掌定耦射。射畢。再請某耦射。每鵠二人。侍儀司職之。待獲者。掌矢納于司射器者。以各隸僕共其役。執旗者。掌于容後。執五色旗。如射者中的。舉紅旗應之。中采。舉采旗應之。偏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於鵠。舉黃旗。不及鵠。舉黑旗。以軍士二人掌之。設引禮二人。掌引文武官進退。命侍儀司舍人職之。制曰。可仍命頒儀式於天下官府學校使遇朔望。則於公廨或閑地習之。其官府學校射儀。前期戒射定耦。選執事充司正。副司正。司射。司射器。請射。舉爵。收矢。執旗。樹鵠陳設訖。至日執事者入就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員子弟。士民俊秀者各就品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於各正官及司射前。請射者詣正官前圓揖畢。引

詣司射器前。受弓矢訖。復位。司正執筭入立于中後。請射者詣司射前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摺于腰帶之右。以一矢挾於二指間。推年齒相讓。年長者為上射。年幼者為下射。上射先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中。投筭置于中。舉旗者如所射應之。射畢。退立于旁。讓下射者詣位。射訖。請射者俱引復位。收矢者收矢。復于射者。司正取所中筭。請射者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品高者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筭。書中。舉旗。收矢。復位。皆如前儀。既畢。司正副司正各持筭。白中於主射正官。舉爵者酌酒授中者飲之。中的者三爵。中采者二爵。飲訖。請射者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于司射器。還詣主射正官前。相揖而退。

戊申 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先期。賜陪祀執事官明衣布。樂舞生各給新衣。前祀二日。詣仁祖廟告請配享。其祝辭曰。孝子皇帝元璋敢昭告于皇考仁祖淳皇帝。今月某日夏至。恭祀皇地祇於方丘。謹請皇考作主配神。至日。行禮。其器物禮樂。悉仍舊儀。祝文。皇地祇曰。嗣天子臣元璋。敢昭告于皇地祇。時當夏至。萬物咸亨。用遵彝典。謹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奉茲瘞祀。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仁祖祝曰。孝子皇帝臣元璋。敢昭告于皇考仁祖淳皇帝。時當夏至。萬物咸亨。謹率臣僚恭祀皇地祇。奉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用修典禮。伏惟敬慎瞻仰。永為配位。禮畢。駕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己酉 陞蘭州衛指揮使張溫為大都督府都督僉事。

辛亥 命禮部考定百官及內官於皇太子。諸王前所稱。禮尚書崔亮等會議。百官及內使監官於皇太子

親王前稱殿下。自稱名。東宮官及本宮內使於皇太子前稱殿下。自稱臣。王府官及本位承奉司官於親王前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上前稱皇太子。稱親王曰某王。從之。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宋亦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服色所尚。於赤為宜。上從之。

○大將軍徐達與都督馮勝。參政傅友德。左丞李思齊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中。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還軍西安。

○左副將軍鄧愈自臨洮進克河州。遣人招諭吐蕃諸酋。

○命罷壽星司司命司司祿等祀。

○夜三鼓。有星大如盃。赤黃色。尾跡有光。起文昌東。行至天船沒。

癸丑 禮部奏。大明夜明星辰太歲既從祀於圜丘。而五嶽。四海。五鎮。四瀆亦既從祀於方丘矣。獨風雲雷雨及天下山川不得以類從祀。非通敬於神明者也。宜增列於圜丘方丘從祀之次。上從之。遂命於圜丘壇下壇內增設壇。從祭風雲雷雨之神。於方丘壇下壇內增設壇。從祭天下山川之神。其禮如太歲嶽鎮。

甲寅 禮部奏。按古者禮神。每神幣一。故今郊祀天地及嶽鎮海瀆等神。皆如其數。如五嶽則用幣五是也。至於太廟。每室奉安帝后二位神主。當用幣二而止用幣一。恐於節文未稱。各室宜增幣一。庶

為得宜。且天地山川等神。幣帛既依。古制天用蒼。地用黃。日用赤。月用白。皆用本體之色。而五嶽。五鎮。四海亦各隨其方色。其四瀆及天下諸水宜用黑色。從之。

○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攻覃垕不下。遣使來請軍餉。初璟兵攻覃垕寨。賊眾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陟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垕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為垕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為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上因遣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略何在。今再命參政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璟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丙辰 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先是戶部奏。蘇州所逋稅。其官吏當論如律。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所逋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

○山西蔚州定安縣大風雨雹。傷田苗。

丁巳 上諭大都督府及中書省臣曰。國初設都先鋒府及十大元帥都尉指揮之職。其人甚眾。今思之多有陣亡物故者。追念舊勞。愴然于懷。其有子孫承襲。祿足以贍給。苟無承襲之人。則其父母妻子將

何所賴。宜給存恤之祿以養之。有初同居而後離析者。分祿以贍。毋使失所。

○上遣使復以書諭納哈出曰。曩因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群雄角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眾。從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眾北奔。比之關中諸人。稍為崛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筭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餘。有若孤狃。故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庭。於是盧龍戍卒。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聞爾總其眾。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略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來歸。未盡賓主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忌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為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幾。毋貽後悔。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上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饑饉。朕閔其民。故特遣人賑恤。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鬭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為瑞世。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五十二

姚廣孝集卷八十二

明太祖實錄卷之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上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祀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六月朔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皇后與諸妃親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躬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庚申暮。還宮。仍齋宿于西廡。辛酉。出內帑紗綵一萬四千匹賜將校於常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及暮。雲氣四合。壬戌旦。大雷雨。四郊霑足。

癸亥。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

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為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無得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是日。上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海瀆。以更定神號告祭。其東嶽祝文曰。惟神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以觀滄海。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祀曰泰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東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於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泰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餘四嶽。五鎮。四海。四瀆祝文惟起語各異。餘皆同。仍遣秘書監直長夏祥鳳等頒革正神號詔于安南。占城。高麗。